# 身体与服装

苏枕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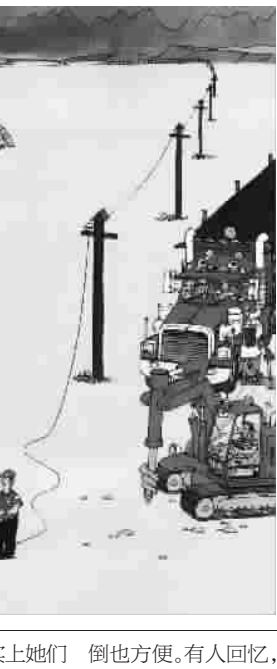
前月参加好友婚礼，充当伴娘。为配合新娘的曳地洁白婚纱，婚庆公司的姑娘为我准备了香槟色露肩短裙。试衣服时我竟双手抱肩，胆怯问，不会掉下来？姑娘笑，怎么会！又问，会不会太短？姑娘又笑，你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吗？

说来的确可笑，虽然我自认为独立，思想也算开放，但却对一条未能覆至膝盖的露肩短裙畏畏缩缩。婚礼当日，一早换衣服，不断嘱咐帮忙的姑娘“系紧点，再紧点”，恨不得教人在背后踹着穿一件紧身胸衣。束带已收至最低端，仍不放心，最后索性拿针线缝了几道，自己也觉讶怪：何至于此！客人陆续进场，不乏素日相熟师友，招呼时我竟面红耳赤，时时担心裙子太短，简直像旧时穿越来的人。

婚礼顺利完成，我的使命也结束，得到新娘允可，速度换下裙子，穿回自己的衣裳。仿佛身体重新回归，居然大松一口气。自己的衣裳是一件平面裁剪的长旗袍——或许叫长衫更明白些，袖长及肘，裾长及小腿。是前不久刚请一位熟识的师傅做成，用的日本某乡村手织和服布，幅宽仅36厘米，买时缺乏概念，没有买足，不然可以做得更长些。

我从来都喜欢宽长的衣裳，更准确地说，喜欢过去的衣裳。小学时就请祖母缝制与她一样的大襟衫。初中爱慕“民国女生校服”，找了一块月白的窗帘布，做了大襟圆摆衫，下面配黑长裙，在校内颇引人发噱——那时还不像今天的风气，穿成那样，人们只会想到“老太太”。高中时热情依然不减，但也顾虑周遭环境，轻易不作此异样装束，只有放假才小心地穿出来。然而毕竟被目为怪人。大学时，恰好赶上汉服的风潮，自然被吸引。玩闹了一阵，终因无法认同附丽服装之上的种种想法、乃至意识形态而默默远离。但对传统服饰依然兴趣不减，最服膺宋明审美，文人趣味。其实今年夏天，还悄悄买了一套明代女服，玉色上襦、宝蓝织金马面裙。照片很美，但自己穿上总觉略有问题，果然与周围环境不符，这是礼服的感觉，并不是常服，穿着最好不要乱动，只适合端坐室内，还不能让猫挠裙子。而市面其他“常服”类，又难遇到合乎审美者。理想中的传统服饰该是什么样子？款式方面，我又是纯粹的“泥古派”，绝不接受所谓“汉元素”，因为时人审美实在可疑，应当“信古”。但衣服仅适合摆拍还远不够，亦应想出方便款款行走、上电梯、上出租车、落座等种种文雅的姿态。也罢，这些都是奢望。距离我们不足百年的旗袍，今日已极端走样，还谈什么更久远的传统服饰呢？

据我经验，宽松的旗袍，用料再低调些，穿出去是不成问题的，也不会与周遭环境产生冲突，就像one-piece dress罢了。我喜欢这样的衣服，不是为时髦，也不是想要特别，只是心理亲近，“穿着像自己”。身体的反应、举止很接受这种服装的约束与塑造。我喜欢京都，这里的女性，尤其上了年纪的，都很会穿和服，举手投足十分文静，是温润的、行走的艺术，百看不厌。事实上她们穿其他衣服也多得体，大概还是归功于审美意识吧。前一阵在邮局，排在我后面的老太太穿了浅紫麻质描秋花纹的和服，系一条碧色腰带，衬一头白发，非常漂亮，忍不住回身赞美。“想看您的腰带。”我顺势道。老太太含笑转身，展示腰带上描绘的夏季蔬菜，茄子、毛豆、莲藕等，又由衷赞美。她也好开心，眼睛亮闪闪，像小女孩。



『现在谁还用电话？』

外国幽默画 （英国）托姆森

我在家常穿旧浴衣，早上起来总想起小津电影里，清晨从被筒里起身、穿着浴衣的女人们。干活时要用一根袖带拢住袖子，倒也方便。有人回忆，盛夏去吉川幸次郎家，惊讶地发现他居然穿着属于庶民的“甚平”（男性与儿童所穿两截式短袖和服），反复感叹，没想到像吉川这样儒雅博识的先生，居然穿“甚平”！一般印象里，吉川都穿得体的西服，年轻时留学中国，穿的则是长衫，回日本后，依然华语华服，大家以为他是中国留学生。夏天是自由的季节，因为天热，又因为放假，可以随心所欲穿衣服。我也是在夏天爱穿旗袍，冬天虽有一件棉袍，但很臃肿，也不够暖和，出门，还是羽绒服或大衣的好。

# 昙花知心

仝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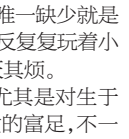
家里阳台上花花草草一年四季常开常在，可最吸引人的是那株比人还高的昙花，每年夏夜秋月两季花香不断，时不时还会有一晚上盛大绽放二十几朵的壮观景象，让我们回味这洁白馥郁的花仙子带给我们的姻缘。

认识濛都三十年了，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，大三那年暑假，收到濛从杭州寄来的第一封情书，一来一去，鸿雁传书了整整一个暑假，以至于开学后虽然天天见面，但还是隔三差五默契地交换情书。

那年秋天我家种的昙花一晚上盛开了9朵，濛也来赏花，甚是稀奇昙花一现。

转眼毕业季来了，濛回杭州工作，临走特意问我要了一片昙花叶在他家小院里种下。半年后濛提出让我去杭州——他父母5年前新移居的城市工作。我不想离开就我一个孩子的父母、放弃我喜欢的工作，不知何故濛固执地认为我不去杭州就是不爱他，忽然提出分手。不久濛的生日到了，我克制住了打电话问候他生日的冲动，可那天下午居然还是接到了濛的电话，哭诉并质问我为何连他生日都不愿电话问候一声。我无言以对，他向来把自己的生日看得很淡，曾几何时变得如此敏感？从此我俩没有了一丝半毫联系。一晃两年，有次与朋友同去杭州，在六和塔前对着钱塘江眼泪忽然就大颗大颗地无声地滚下来，止也止不住，原来心里深处还是无法忘却，虽然早已把那厚厚一沓的情书锁入了小皮箱……

三年后的一个秋日，突然接到久无音讯的濛的电话，问是否介意寄我一样生物，还让我猜是什么，我怎么会介意，猜不会是桂花吧，杭州的满觉陇没少留下我们之前的欢声笑语。没几天，收到了濛的信，信纸依旧是他之前专门用来写给我的含情脉脉少女背景的知心，里面仔仔细细地平铺了一大瓣浅象牙色半透明的昙花花瓣！原来干销售的濛出差两月没回家，为此错过了与家人中秋、国庆团圆，不想一回杭州当晚，从我那要去的昙花长大了就等濛回来首秀！不久我们在外滩的一咖啡馆里终于又见面了，彼此安静地聊聊各自的近况，之后淡淡地道别。第二天我与班车上的闺蜜随口提了：“昨天见了好久没联系的旧情人，觉得我可以嫁给他了。”几天后，濛又来了封信，他决定来上海工作，问我还接受他吗？我当然接受，他哪里知道我都认定要嫁他了！



在我们认识的第十年的那个金秋，我成了濛的新娘。那时他没房、没上海户口，有的只是勇气和毅力，创业自己办公司，顶着暑天的骄阳，驾着助动车跑几十公里开发客户，一个夏天下来成了标准的黑人。不久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爱巢，没有本地户口的濛为图方便想也没想房产证上只写了我的名字，单纯的心认定对方永不相负！我们的宝贝女儿，在我收到濛第一封情书十周年那个月出生了，她有着一双与她爸一模一样爱笑的弯弯月牙眼，成天笑嘻嘻的。

濛继续忙他自己的公司，我始终在外企打拼，典型的夫妻早涝保收型职业搭配，我们的生活虽然普通平凡，可并不平淡。当年他与我的那两株昙花后来都不见了踪影，我们又发现了一株品质优良的昙花，开始重新培养我们的爱情花，十几年下来那昙花都在我家阳台上长成一株昙花树了。 朋友们稀奇昙花居然知心，接力了好几代我家昙花的传承，无数的子子孙孙遍布全国各地争相吐艳、传递着美好。

谨以此文纪念与濛相识三十年、同舟二十载！

# 规则不是『紧身衣』

谢子清

岳父喜欢开车。起初还算遵规守纪，不超载，不超速。“熟能生巧”后，车速就快了起来，家人每坐一次车，就要紧张一回。不单如此，在一些限速路段，因为开快车，他时不时会收到罚单，驾证也要被扣分。

交规像件“紧身衣”，有些束手束脚。于是在朋友的“指点”下，他买了一个雷达预警仪，凡到测速路段，“电子狗”就会报警提醒，“掩耳盗铃”地把车速降下来，免遭罚款扣分，而后又风驰电掣一路飞奔。

有规则就有束缚，有束缚就不“自由”。为了“自由”，太多的人选择“撕裂”规则。

最近和妻子一起乘坐飞机。她包里放着用过的水果刀，未进安检通道时，我就提醒她拿出来主动上交。但她振振有词，“说不定能通过呢？”我说安检通知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她则骂我死脑筋。最后，自然是一番折腾，费时费力。

我很少有心存侥幸的时候，即使是些无伤大雅的小规则，也不愿像别人那样跃身就跳过“竹篱笆”，泰然自若地行走禁地。但是不知怎的，好像在常人眼中，我的死守规则，颇有点“笨蛋”的味道。

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。人人都在努力摆脱规则的束缚，好让自己活得舒坦、自在；然而世界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倘若人人都忘了规矩之尺、规范之度，想违约就违约、想出格就出格，这样的“自由场”，又哪里还有舒服和自在呢？

规则与其说是件“紧身衣”，不如说是“安全带”，看似可系可不系，但关键时候，能保你平安的，大而言之，让社会稳步向前的，恰恰就是这小小的“约束”！

灯花

# 改日

孙道荣

两个久违的老熟人街头邂逅，握手，寒暄，甚是热情。临了，一人对另一人说，改日我请你吃个饭，咱们好好聊聊。另一人激动地说，好啊好啊。然后，依依握别。

这顿饭，终究没有请。说的人早就忘了，听的人也压根就没当回事。

改日的事情，往往遥遥无期。有段子：通常一个人说，这事三天以后做，那意思并不是三天以后他会马上做，而是三天之内他绝对不会做。斯言精妙。所谓三天以后，五天也可，半月亦可，一年半载都算是三天以后。你就慢慢等着吧。

找人办事，被告知，过几天再说吧。这事，多半是办不成了。过去的，也许是几天，也许是几个月，也许是几年，也许就是不了了之。

这都是“改日”的翻版。

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。这个人，你往往等不来。

改日我们聚聚。这个聚，你恐怕永远也没机会了。

今天我很忙，改日吧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无论他今天是不是真的很忙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转眼可能就忘记了许诺你的这个“改日”的。

真诚为你办事，真心为你着想，真切惦记你的人，他就会牢牢地把你记在心上，马上就办，立即就做，而绝不以“改日”敷衍你，搪塞你。

改日，就是一句客套话，当不了真的。

夜光杯

# 牛车庇水

周德镛

儿时，每到金秋，新稻谷登场，碾成新米后，绿豆新米粥，又香又糯，往往不需要什么菜，一碗新米粥照样可以吃个精光。偶尔不小心有一两粒米粒掉在桌上，大人们总要叫你捡起来吃掉，并且严肃地叮嘱道：“一粒米七担水！”大人的话不可不听，然对“一粒米七担水”这句话的含义却一知半解。

“一粒米七担水”乃家乡浦东的一句流行语，长大后想想，觉得此语颇有道理。水稻从播种到成熟，整整3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一天也离不开水。在科技落后的农耕时代，车水灌田，全靠人力或畜力。每到清明以后，农民们便忙开了，开始做种稻的准备工作——搭庇水用的牛车棚。牛车棚坐落在各自的牛车基上。车基呈空心圆形，1市尺左右高，周围用土垒成，宛如一只大盆子。顶是用稻草盖成的圆锥体，用几根石条或木柱支撑着。到了5、6月，如果到农村去走一遭，方圆数里路的视野里，一座座牛车棚仿若一座座茅草凉亭，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牛车由车盘、车轴、车身三大部分组成，还有3根木制的“串”和6根木制的“吊”。车盘像一个圆形的木质大齿轮。车轴有2根，一根竖置，一根横置。竖轴置于车棚中心，上方有圆形小铁杆，伸进车棚顶端圆孔里，可以自由转动。3根“串”穿过竖轴下方的眼子，每根的两头镶嵌在车盘两侧榫头里。6根“吊”的两头也都有小小的榫头，上部镶在竖轴的眼子里，下部则嵌在车盘内侧的槽子里。这样，悬空的竖轴便稳固起来了。人们形象地称这竖轴为“灯心”。横置的车轴安装在车盘和斗门的中间。两头都装有“拨舵”，“拨舵”上都有无数齿。里“拨舵”的齿与车盘上的齿相衔接，外“拨舵”的齿与车身的斗极相衔接。这样，横轴的两头就连结着车盘与车身，人们形象地称它为“仙人担”。

一部车身足有五六米长。农民给老黄牛戴上眼罩（防止长期转圈眼花），用绳子拴上竖轴，“嘘”一声，老黄牛就围着车盘走动起来了。竖轴的转动带动了车盘，车盘带动了横轴，横轴又带动了车身上的斗板，“碌碌”作响，白花花的河水，就从斗门涌到了稻田里。为了使车身能随着河里水位的高低随便升降，农民们又用毛竹跟绳子组成了“吊环”，系在车身上，顺时针方向转，车身就上升，逆时针方向转，车身就下降。一天赶两次车，早晚各一次，每次赶2个小时左右。一头身强体壮的老黄牛可以担当七八亩地的灌溉任务，比较瘦弱的只能灌溉五六亩。

“一粒米七担水”深深反映了庇水灌溉的辛苦，每一颗谷粒都是农民们汗水的结晶。如今，牛车庇水已成为历史。科技进步了，农民种植水稻的劳动强度减低了，然这稻谷毕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”，这些话永不过时。

七夕会

# 无法类比的童年

汪勇

女儿自打得知我小时候是长在农村之后，便时常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摆弄着她的玩具和零食，“这个你小时候没有吧？”她伏在我腿上，仰望着我时候，眼神很干净也很骄傲，毫不掩饰炫耀着。我轻抚女儿的发，告诉她，爸爸小时候什么都没有哦！听到这些，女儿小小的虚荣心仿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要不是女儿好奇心使然，我不太会认真去回首那段童年的往事。我是70后，十四岁离开故乡，移居到父亲工作的矿山。在那个江南村庄里，我的父老乡亲依然在土地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与世无争，物质生活贫乏，却心态平和，懂得自得其乐。

童年的记忆，一幕幕或淡然无痕，或清晰如昨。那时没有幼儿园，田园谷场就是我们的课堂；那时没有生日蛋糕，两个糖打蛋就是过生日时最奢侈的享受；那时没有华谊兄弟，只有露天电影；那时没有海苔没有巧克力，只有望着流口水的水果糖和大麻饼；那时没有转得头晕的超市，大队唯一一个卖杂货的地方叫代销店。但那时，我们唯一不缺少的就是玩伴和快乐。我们混迹一起，撒欢作乐。一起割草放牛，一起下河裸泳捉鱼，一起掏鸟窝，一起打弹子，一起掷土块，一起捉迷藏，一起玩斗鸡（即现在的角力士），拉帮结派，勾心斗角，朝合夕分，好不热闹。

几年前的清明时节，回乡祭扫祖父祖母之后，特意回到祖屋所在的大墩子上，告诉女儿，这就是爸爸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女儿满是疑惑，因为这里除了疯长的杂草，已经一无所有。她哪里知道，很多年前，也是这样的一个春天，这里梨花吐新，桃花飞红，杏花闹春，田野是一望无际油菜花的金黄。曾经的小伙伴也儿女成行，为生计各奔西东。村口低矮绵延的长山也不见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蓬勃崛起的金桥工业园区。

和我的童年类比，女儿的骄傲是有足够的理由的。她有多到玩不掉的玩具，有多到吃不掉的零食，她唯一缺少就是玩伴。很多时候缠着你，反反复复玩着小白兔和大灰狼的游戏，不厌其烦。

童年是无法类比的，尤其是对生于不同年代的人来说。物质的富足，不一定带来足够的快乐。童年的快乐，又往往和物质并无太多的关联。我唯一希望并为之努力的是，让女儿的童年无忧无虑，快乐着，幸福着！

养育